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十尾龜
第二十六回 費太太欣逢大王會 梅心泉拳划滿堂春

話說費太太正在日新裡醉芳樓院中，喁喁情話。忽聽相幫報說客來。娘姨大阿巧忙去迎接，費太太側耳聽時，只聽大阿巧聲氣道：「哎喲費大小姐，太太在裡頭呢，請房裡去坐。」門簾啟處，費大小姐早笑著進來了。一見費太太就問：「昨晚沒有回去麼？」

費太太道：「回去的。」

費大小姐道：「我不信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你自己被葉小月迷昏了，日夜浸在那裡，家都不要了，不回公館，不瞧見我，反倒不信起我來。」

費大小姐道：「哎喲，好嫂子，今天在姑娘面上擺出嫂子眉眼，居然教訓起我來了。我原是荒唐，嫂子是規矩人，足跡不到花叢的。我從今後總也要學學嫂子的樣子了。」

說著，不覺撲嗤的笑了出來。費太太也笑道：「利口丫頭，誰有工夫和你兩個辯，靜點子，坐坐兒好多著呢。」

費大小姐道：「嫂子，我正經問你句話，後天新聞大王廟聽說要出會了，你可高興去瞧瞧。高興時你我一同去。你我在上海，別的好玩所在總算都玩過了，只有出會沒有瞧過，不知上海的會，比了永康如何？」

費太太道：「出會有甚瞧頭，總不過是點子旗纛傘扇，幾個人抬著一尊神像，繞街上走一轉罷了。」

醉芳樓道：「大王會不比三節會，熱鬧的很，十分好看。會裡頭有龍船、台閣、龍燈、高蹺、看馬、陰皂隸、大鑼班、解餉官、花十景牌、逍遙傘、並臂香、地戲三百六十行等，種種名色，不瞧倒是錯過的。」

費太太聽了，歡喜，忙問：「可曉得甚麼時候出的，經過的是些甚麼地方？」

醉芳樓道：「每年總是早晨出的，走的地方多在新開張家濱白克路蘆花蕩靜安寺路一帶，倘然真個要去看會，正好坐了馬車，到靜安寺門前去看，那地方會最整齊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你到了那一天也去看麼？倘然你也要去看，我一定與你同去。」

醉芳樓道：「一年一回的事，不去也錯過了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那麼我準定去。」

費大小姐道：「究竟相好的話，比我要靈許多。」

費太太只是笑，並沒有一語回答。費大小姐道：「嫂子，我想索性約了大姨、二姨、小妹全伙兒同去，有興點子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你總喜歡成淘結隊的，看看會也用不著闖第光臨。」

費大小姐道：「去不去由他們，知照總要知照一聲兒。不然只道我們瞞著他們呢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也好，你就去知照一聲兒罷。」

於是費大小姐親到南平安、普慶裡、清和坊三處關照大姨太、二姨太、二小姐，都是喜歡熱鬧的。聽說看會，那有不高興之理，齊應准期各帶相好坐馬車到靜安寺取齊。

流光如駛，轉眼會期到了。費太太隔夜住在醉芳樓院中，天明起身，兩個人梳洗過了，換好衣服，吃了點子早點，那馬車是預定的，早已放在巷口，兩人登車而去。到得靜安寺，時光還早，會還沒有來，卻已人山人海，擠得水洩不通。費大小姐和葉小月同坐一部馬車，先自來了。費太太看見，叫應二人，並問大姨太太等可曾來。費大小姐道：「大約都在後面，大哥哥和馬靜齋的馬車我倒瞧見。」

費太太聽說春泉也來，忙問：「他們帶局沒有？」

費大小姐道：「沒有。我見大哥哥和馬靜齋同坐在一部馬車上。」

費太太才放了心。醉芳樓道：「太太為甚不許老爺帶局？正合了兩句俗語，叫做只許州官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你纏錯了，老爺可比不得我們。他們男人家自應趁年輕時候，乾點子事業，沒的鑽在堂子裡，胡鬧瞎纏，耽誤了一輩子。況且老爺身子素來不很結實，他自己又沒什麼清頭的。萬一淘壞了，叫我們幾個人都靠誰。外邊不知道的人，只道我是含酸吃醋，我若果然吃醋時，也不許他娶妾了。家裡頭兩位太太，又怎麼來的呢。你見我待他們怎麼樣，可曾同他們吃過一回兒醋。沒的屋裡頭人吃醋，屋外頭人倒吃起醋來。所以外邊人加我兇悍妒忌許多壞名兒，都是不體諒的話兒。我的心肝脾肺，又不能挖給人家瞧，這啞苦兒吃的真是沒處申訴。」

醉芳樓聽了，深為抱屈不置。兩人言談有頃，只聽得眾人齊說一聲會來，萬頭攢動，眾人的視線齊注在馬路那頭。只見一面三角繡旗，遠遠而至。接著便是衝風鸞號，四匹白馬，兩面大鑼，與清道旗、飛虎旗、肅靜迴避牌及敕封金龍四大王，黃河之神，奉旨出巡，賑濟孤魂等各牌，又是一道邀鑼，以後是馬吹手馬執事，宣令廳，風雷火電馬、十二旗牌馬、對子馬、皇命馬等，約共八十多匹，走得塵埃滾滾，一線齊的按轡徐行。

馬後隨著一排轎子，乃是敕廳、印廳、令旗、令箭、巡捕、中軍、掌案各官，會轎子過完，聽得人叢中忽起一陣嘩笑的聲音，見來了幾個一丈多高的長人。費太太心裡詫怪，問醉芳樓道：「這幾個人怎麼這樣高法，真有點子野氣。」

醉芳樓道：「是踏高蹺呀。」

說著高蹺走近了，乃是幾齣戲。

第一出是《三戲白牡丹》那裝著呂純陽的肩背葫蘆寶劍，手捏拂塵，一拂一拂，裝出種仙風道骨樣子。那裝扮白牡丹的，搽了一臉濃脂厚粉，手裡拿著一方白洋巾，把身子扭得柳條兒似的引人發笑。

第二出是《打齋飯》一個扮著和尚，一個扮著女娘，那扮和尚的還敲著木魚，向看客道阿彌陀佛，化點子齋米，引得眾人齊聲嘩笑。

第三出一個武旦打扮，一個武生打扮，一個開口跳打扮，是一出《三岔口》京戲。還有兩人一個裝著大頭鬼，一個裝著小頭鬼，怪模怪樣，看的人齊聲拍手。

高蹺過去，解餉官來了。先有幾塊銜牌，瞧見了先要發笑。只見上面寫著的字什麼欽加六十四品銜湯水縣正堂王府解餉大臣，銜牌後就是十二個護餉兵，穿著號衣，搨著烏槍，押著一車冥鏹。緩緩行走。隨後一肩顯轎，解餉官巍然高坐，人中上帶著個哈哈笑，眼睛上用黑筆畫著個眼鏡圈兒，手裡拎著個便壺，望嘴裡不住的倒。眾人見了，又一齊拍手狂笑。

解餉官過後，鑼鼓聲喧，龍燈來了。舞龍燈的那班人，都一色的穿著雪青縐紗小袖緊身，藍摹本緞小腳袂褲，雙條短梁挖花京鞋，年紀都在三十上下。一個執旗的打頭，高喝一聲閒人站開，一條十八接雪湖縐紗紮成的龍燈，身上釘著幾百面白銅小鏡，當做龍鱗，映著日光，翻騰飛舞，耀得人眼睛都睜不開來。

龍燈過後，就是一班清音，那胡琴、琵琶、笙簫、管笛上都紮著素色絨球，就這幾個人也打扮得十分漂亮。

清音後卻是一出蕩河船地戲，又有幾部小車子，小車上都坐著幾個喬裝的湖絲阿姐，倒也十分相像。接著兩座台閣，一座扮的是借茶，一座扮的是風儀亭。台閣後底，又是一座鞦韆架兒，四個十一二歲的小孩，雙手搭在架上，一路翻筋斗而過。鞦韆架的後面，乃是全副鑿駕，二十頂逍遙傘，四頂萬民寶蓋，都是五色緞子做成的。末後又有兩頂大傘，四面方旗。傘後兩座亭子，一座乃是香亭，一座是萬民衣亭，亭中供著一件萬民朝衣，繡得花團錦簇。

萬民衣亭過去後，又聽得鑼聲大震。只見幾個很霸霸的人，赤著臂膊，臂膊上吊著面大鑼，足有二尺來圍圓，吊得臂上的肉一塊塊宕下來，一路敲動，接連連，共有十六七個。接著就是臂香，約有二十個，與吊鑼一般的用銅鉤子鉤在臂上，也有四五斤重的，也有六七斤重的，最重的有到十多斤分量。這般人名為還報娘恩，實是賣弄本領。

臂鑼臂香過後，就是大鑼班了。兩面大鑼，四個人扛著，一路敲動而行。那兩面鑼，足有四尺開外圍圓。大鑼班後是拜香會，每人手中捧著一張小小香幾，幾上供著香燭，沿途朝拜而行，約有五六名，走得街上香煙繚繞。後隨一班鼓樂，一路吹彈而過，聲音悠揚，頗堪入耳。鼓樂過後，就是陰皂隸了。那八對陰皂隸，手裡都捏著幾件小東西，目不轉睛的向東西瞧著，頭與身子，竟像木雕泥塑一般，一動都不動，只不過兩隻腳在移動罷了。

費太太道：「這陰皂隸本領真不小，怎麼活人竟會練得像死人一樣。」

醉芳樓道：「練到這地步也不是一日兩日之功。」

陰皂隸過完，來了十塊鮮花紮就的花十景牌，花香觸鼻。接著就是大肚皮劊子手，各人坦開肚腹，肚臍上貼一張小圓膏藥，手執雪亮鋼刀，十分威武。劊子手後邊，一人敲著大鼓，一人牽著一匹看馬。費太太道：「這會花頭倒大的很，出了半天還沒有完麼。」

醉芳樓道：「還有許多呢。」

說著，三百六十行早到了。見扮著的醫卜星相，漁樵耕讀，與那賣雜貨、賣耍貨、縫窮婆、剃面婆、搖船娘、彩桑女等老著老皮，倒也根像。中間還夾著許多小武松，都是九、十歲的孩子裝扮的。有的搨在肩上，有的跨在馬上，更有幾乘犯人轎子，都揭去了頂行走，轎裡頭坐的犯人，披枷戴鎖，很是相像。這班人平日享福享的太透了，所以出會時光特罰他扮作犯人，當街出出丑。犯人過完，方是六房書史，二班、三班、判廳、朝房、六執事、提爐、符節、沖天棍、舍工、奶茶、軍健、遮頭傘等各種儀仗。一頂綠緞繡龍神轎，八個人抬著，緩緩而至。看會的人見了，忙都合掌禮拜。轎後兩匹跟馬，這會方才過畢。足走了一個多鐘頭，看會的人一哄而散。

費太太道：「我們回去吃飯還怎樣？」

費大小姐道：「馬小姐馬車在面前，可要招呼他一聲？」

費太太道：「在那裡？」

說著時，馬小姐早瞧見了，叫馬夫趕車過來，向費太太點頭兒招呼，笑問到那裡去。費太太見馬小姐車上合坐的並不是馬太太，是位絕標緻的麗人，估不透他是小姐還是奶奶，那面龐兒好生廝熟，只是一時間再也想不起。遂答：「我們想回去了，你們如何？」

馬小姐道：「時光已晚，肚裡頭有點子餓了，想與鳳姑姑雅敘園吃局去，你們可肯同去？大姨二姨已經答應同往。」

費太太聽聽鳳姑姑，方才想起就是張園碰見的周鳳姑，是周介山的令妹。忙與周鳳姑點頭招呼，一面問他瘦子可曾同來？鳳姑回說：「我們瘦子身子有點子不快，沒有來。」

馬小姐道：「我們一塊兒去罷。」

費太太問費大小姐如何？費大小姐道：「馬家姐姐賞飯，天生總要領他的情，不然他就要說我們壞話的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人家請吃飯，客氣也不客氣一聲，倒還要說這種體面話。像你這種老面皮人，真是少有出見的。」

一面道：「我們二丫頭呢，也應知照他一聲兒。我們都去了，他一個子落了單要惹怪的。」

馬小姐道：「二姐姐我已經邀過了，他與大姨姨二姨姨在一塊兒，三部馬車都在前面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這麼說是擾定你的了。」

馬小姐道：「也許不是我做主人呢。」

於是費太太、醉芳樓、大姨太、謝絮才、二姨太、趙三寶、大小姐、葉小月、二小姐、十里紅、馬小姐、周小姐一共六部馬車，塵埃滾滾，走成一線。從靜安寺路過泥城橋，經大馬路至五龍日升樓，轉彎向丹桂戲園街來。到得雅敘園，下車入內。菜是隔日預定的，不用重點。堂倌先泡上茶，然後擺上圓台，圍上台單，問一聲客齊沒有？馬小姐道：「齊了。」

於是把檯面擺起來。馬小姐要醉芳樓等同坐，醉芳樓、謝絮才等都不肯。周鳳姑道：「這裡都是熟人，又沒什麼外客，拘泥點子什麼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既是周小姐這麼說了，你們就坐坐罷。」

於是十二個人團團坐定，說說笑笑，很是有興。大姨太問馬小姐道：「曹雲生那樁案子，可曾審結？」

馬小姐道：「還沒有呢，先是包打聽不肯動身，騙子如何促的住。」

大姨太道：「包打聽為甚不肯動身？」

馬小姐道：「總要了盤費才好動身，沒有盤費難道叫包打聽白貼盤費辦公事不成。」

吃過飯，堂倌呈上帳目。周鳳姑道：「寫冊家園周公館。」

堂倌答應去了。馬小姐道：「怎麼真要你破起鈔來。」

周鳳姑道：「你的我的，又有甚麼兩樣。」

馬小姐道：「請客請客，倒叫客人會了帳去，不是笑話兒麼。」

周鳳姑道：「你說笑話，梅心泉昨天鬧的才是笑話呢。喝得個稀泥爛醉，躲在酒店裡地上，眾人扛著他送來送去沒處送，幾乎弄到巡捕房裡去。虧得碰著了我們老人家，才把他送回了公館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梅心泉酒量很豪，如何會醉得這麼地步？」

周鳳姑道：「梅心泉這人本有點子怪氣，他的言談舉動總是另有一工。前兒在我們家裡又麻雀，贏了三百多塊錢，他就拿了錢獨個子走到王寶和酒店裡，踞坐獨酌，喝了兩三斤花雕。忽地發起性來，喊了堂倌來，問『樓上樓下共有多少酒客。』

堂倌道『現在正上市時光，約摸總有兩三百人麼。』

心泉道『樓上樓下眾酒客喝的酒錢，通是我的，你去關照一聲。』

堂倌聽了這種不可思議的吩咐，怔怔的只向心泉瞧看，一聲也不言語。心泉道：『只顧向我瞧什麼，向你講的話聽見沒有聽見？』

堂倌道：『老爺是真話是玩話。』

心泉笑道：『怎麼連我的話都會不信起來，可見你們這種人都是說謊慣了的。你去喊帳房來。』

堂倌聽了，半疑不信，只得到帳房裡，向帳房道：『上頭有一個酒客，來得有點子尷尬，說他癡不像癡，說他呆不像呆，對我說今日樓上樓下眾酒客的酒錢，通我一個人來惠帳。我見他身上衣衫又不十分闊綽，問了他一句是真是玩，他就把我排喧了一頓，現在請你老人家自己去定奪。』

帳房道：『管他癡的呆的，只要他拿出錢來就完了。』

堂倌道：『我看他身上這幾件衣服剝下來不值幾個錢，就告他到巡捕房也不過關這麼幾天，酒和菜吃了人家肚子裡去，挖是挖不出來的，這事你老人家自去做主，我可不敢管。』

帳房道：『你說的也是，我去瞧瞧，這個人是甚麼樣子？再行定奪罷。』帳房跟著堂倌走到樓上，向梅心泉打量了一會子，開言道：『堂倌說尊客要替眾酒客會帳，可真有這句話？』

梅心泉道：『你是何人？』

堂倌道：『這是我們帳房先生。』

梅心泉聽畢，並不回話，隨在身邊摸出一卷鈔票來道：『這是一百塊錢你先收著，不夠吃過後再找。』

帳房見了花刺刺的鈔票，頃刻眉花眼花，點了點數目不錯，忙問可要出一張收條。心泉笑道：『怎麼這樣的小派，收著就是了，何必多嚕嗦。』

帳房就叫堂倌一桌酒客前去知照，說酒錢有了，通是靠陽台穿布馬褂那位爺會去的。堂倌尊命去知照眾酒客，無一個不稱奇怪，都起來向心泉道謝。有幾個並過來周旋請教心泉尊姓台甫。

心泉笑道：『喝杯巴酒，值得甚麼，何用稱謝。我也叫一時興之所至，更不必稱名道姓。眾位，來來來來我和你們划幾拳，大家熱鬧熱鬧。』眾酒客都各歡喜，於是你也伸手來划，我也伸手來划，五魁八馬平拳三星之聲，喧然震耳。

梅心泉雙手並舉，十指齊張，卻還照顧不暇。（有趣有趣。妙人，妙事，妙筆，妙文。）贏著便划，輸著便喝，直鬧到夜。也不知喝了幾多的酒，喝得身子站都站不住，卻還張手亂著划拳。划到後來，頹然醉倒，呼呼地臥在地板上。眾酒客都想散去，堂倌攔住道：『這個醉人睡在這裡，如何處置？』

眾人道：『我們不認識他。』堂倌道：『你們酒怎麼擾他的。既然不認識他，就不該把他灌得稀泥爛醉。』眾人沒的回說，只得把心泉抬著出門，想送他回公館。怎奈不知他公館在那裡，送來送去送了好一會，剛剛碰看了我們老人家，才把他送回了公館。

費太太道：『梅心泉真是個奇人，乾出這種奇事來。慢說沒有瞧見過，連聽也沒有聽見過。』

趙三寶道：『周小姐所講的梅心泉，可就是發起國貨會的梅心泉？』

鳳姑道：『正是此人。』

趙三寶道：『這梅心泉真是罷了，慣會殺風景。去年秋季裡大跑馬，人家興興頭頭，打扮好了，坐馬車兜圈子。他老人家也軋在裡頭，出起風頭來了。』

費大小姐道：『他有錢出他的風頭，你有錢出你的風頭，兩不相干，你怎麼忽的要禁止他。』

趙三寶道：『你知道了也要不服氣的，你道他真個出風頭麼，無非要敗掉人家的興致。梅心泉這廝，預定了二十部絕斬絕斬橡皮輪皮篷馬車，到跑馬這幾日，他自己並不去坐，卻喊了幾個推小車江北佬和花煙間裡的爛污貨，一男一女，合坐一部馬車，二十部馬車，共載了四十個怪模怪樣怪丑不堪的怪東西，軋在出風頭隊裡，也出他的怪風頭。到了張園，也在安壇第泡茶。那衣香鬢影，極繁華極富麗極潔淨的地方，忽然軋了這麼一班惡魔在裡頭，晦氣不晦氣，懊惱不懊惱。跑四天工夫馬，四天都是這樣，你想可惡不可惡。』

費太太道：『這真是可惡，不知他為甚要這麼的擾。』

趙三寶道：『當時大家不曉得，後來才知春季裡跑馬，梅心泉同著太太在張園泡茶，因為梅太太衣裳不時路，被幾個滑頭譏諷了兩句，心泉恨極了，特地想出這個惡計來報仇。』

葉小月道：『這個人真是個惡魔，文桂香也吃過他的苦頭呢。』

醉芳樓道：『文掛香怎麼也會吃起他苦頭來？梅心泉這人應酬場中是不很來的。』

葉小月道：『此人慣會替朋友打抱不平，有一個江西綽老，在桂香身上花掉了一二千洋錢，想轉桂香的念頭。碰著這桂香，也是刁鑽不過，偏偏推三阻四的不肯。』

大姨太道：『為甚不肯？』

葉小月道：『想來總為這綽佬土頭土腦，土的利害。江西佬偏偏是心泉的朋友，哭訴了心泉，心泉就想法子把桂香擺佈，叫江西佬在桂香院中擺酒請客。這日齊巧是宣卷日，江西擺的是雙台，請的客人你道是誰？』

費大姨太道：『我又不在席，這個我如何會知道。』

葉小月道：『請來的客人真叫做體面，都是些拉包車、拿轎飯帳朋友，吃起來那副狼形極相，真是難說難描，咬嚼的聲音連房門外都會聽得。』

費大小姐道：『難道這江西佬自己也與這些人同席麼？』

葉小月道：『起初時候他自己應酬，客齊了卻就叫車夫代應酬。這日齊巧是宣卷日，來的客人齊巧多，這間正房間，偏偏被這起體面客人占住了，吃又吃得個長久，這苦頭真吃的無可言說。』

費太太道：『此計真惡。』

談笑一回，眾人都欲散去。周鳳姑定要邀費太太等，公館中去坐坐。費太太本來也久慕周公館大名，曉得他們的公館是上海著名俱樂部，只因沒有機會，不曾觀光過。現在見鳳姑竭力邀請，就應允了。費大小姐也願問去。大姨太因謝絮才那裡應下一個和局，決意緩日登門。拖了二姨太、二小姐去了。醉芳樓、葉小月也各辭著回院。這裡馬小姐、周小姐、費太太、費大小姐分坐兩部馬車，徑投珊家園來。

大新衙到珊家園，為路無多，一瞬眼就到了。馬車到周公館門口停住，周鳳姑就讓費太太、大小姐進內。費太太舉眼瞧時，見一所五幢四廂的大宅子，當門一盞電燈，白瓷罩上盛澤周公館五個黑字。門口一塊金星瑪瑙木牌，也標著周公館三字。走過門房，就是大天井，兩邊擺列著幾盆鮮花，還有松柏桐椿四個大盆景，分四角擺著。天井裡收拾得纖塵不染，客堂長窗開著。望進去，見向外掛著一軸丹鳳朝陽，配著泥金對聯，幾椅台凳，擺列井井，一色都是紅木的。白銅大痰盂，擦得耀眼生光。

周鳳姑引著，不走客堂，從東次間進去。東次間裡收拾得愈加精緻了。地上鋪著織花地單，向外擺著紅木嵌大理石炕榻，兩邊幾椅也是紅木的，炕榻兩頭擺著兩隻高幾，幾上都擺著盆鮮花。中間一隻碰和台、花瓶、古鼎、痰盂、帽筒無一不有。四壁都是名人字畫，十分幽淨。鳳姑就分請太太等在東次間坐下，娘姨泡出茶來，大家喝著。只聽得東廂房裡，場宕場宕，牙牌聲響，知道有人在碰和。

費太太道：『令嫂有點子貴恙，我想上去瞧瞧他，相煩引領則個。』

鳳姑道：『不敢不敢，家嫂睡是沒有睡倒。太太要見他，我去喊他下來是了。』

費太太道：『這個可以不必，既然不便相見，替我致意一聲兒是了。』

正說著，只見東廂房門簾啟處，走出一個人來，向費太太道：『哎呀，費太太也會請列這裡來，真是夢也做不到的。我們碰和正在缺人呢，你來得正好，如今可以成功了。』

費太太認得此人，就是住在同春坊的沈彩林。馬太太陪著自己，曾去打過兩回茶會。因嫌他飛揚蕩逸，沒有攀成相好。沈彩林見了，自己卻很托熟的。當下費太太聽了彩林的話，尚未回答。忽見外面走進一個十八九歲姑娘來，渾身衣服耀眼生光，走幾步路也十分的風流跌宕。細柳柳身子，乖玲玲面孔，眉梢眼角顯露著十二分聰明。只見周、馬二小姐同時站起，不約而同的齊稱妹妹。費太太、費大小姐只得也站起身來。那位姑娘笑盈盈的向眾人點了一點頭，只見周鳳姑問他道：『今天大王會看不看，花色倒多的很。』

那姑娘道：『大王會闖了大禍，你們知道麼？』

鳳姑道：『什麼禍？沒有曉得。』

馬小姐道：『我們才看了會回來，沒見闖甚禍？』

那姑娘道：「不多會子的事呢，你們會在什麼地方看的？」

馬小姐道：「靜安寺門前。」

那姑娘道：「自然不會曉得了。禍是回廟時候闖的，蘇州河裡溺死了二三十條人命。」

周鳳姑道：「如何溺死的？」

馬小姐笑道：「鳳姑姐姐，虧你問出來的，自然跌了水裡去才會溺死。」

鳳姑道：「我也知道跌了水裡去會溺死，我問的是為甚跌下水裡去的？」

那姑娘道：「回廟時，新聞橋上擠了許多的人。這新聞橋欄杆，年分本是多了，怎經得人山人海，拼命的擁擠。軋軋兩響，橋欄杆擠斷了，橋上人就像落葉般跌下去，撲通撲通，水面上連起幾個大水花，二三十個人都跟金龍四大王，龍府去過逍遙日子了。這禍闖的真不小。」

周鳳姑道：「這麼一來，這個大王會恐怕就此要禁掉了呢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我們眼福真不淺，倘然今天不去看，豈不從此沒得看了麼。」

那位姑娘問：「賈家嫂子來了沒有？」

周鳳姑回說沒有。那姑娘道：「賈嫂子真也鴨屎臭，通只輸了五百多塊錢，唬得膽子都炸了，約著也不來。」

周鳳姑道：「這倒不能夠怪他，賈箴金在電報局充當文案，一個月通賺得幾個錢，經的他這樣揮霍。」

那姑娘笑道：「他又不是光靠箴金一個，箴金做他的丈夫，也不過名義上罷了。倘真個靠箴金時，這幾十兩銀子一月的薪水，給他做馬車錢都不夠呢。」